

清代野史

第五辑

●	清	末	实	录	
●	春	冰	室	乘	
●	殄	珅	志	略	
●	儒	林	琐	记	
●	割	台		记	
●	记	朱	一	贵	乱
●	丘	逢	甲	传	
●	骨	董		祸	
●	南	陵	女	侠	
●	洪	福	异	闻	
●	梅	花	岭	事	
●	金	川	妖	志	
●	乌	蒙	秘	闻	
●	叶	名	琛	州	之
●	张	汶	广	变	
		祥	记		



清代野史

第五辑



巴蜀書社

一九八七年·成都

责任编辑：张汝杰
杨俊明
封面设计：李文金

清代野史（第五辑）

巴蜀书社出版（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巴蜀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印张12·5 插页 字数210千
1987年11月第一版 1987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950册

ISBN7—80523—052—8/K·16

定价：2.95元

出版说明

《清代野史》原名《满清野史》，是民国九年（一九二〇）成都编辑排印本。全书共收资料一百种，约二百万字。自清代建国前至宣统逊位三百年间的内政、外交、军事、经济以及文化无不赅备，内容十分丰富。

稗官野史这一类丛书，始于刘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到了明代有何良俊的《何氏语林》等，发展到清初有潘永因的《宋稗类钞》、《明稗类钞》，民初更有徐珂的《清稗类钞》。这类丛书探幽发微，搜罗了丰富的朝野遗闻，甚至系统的有价值的材料，其中很多是正史所不载，往往为修史者所采择，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故历来受到学者的重视。这类丛书在记录将相儒林的轶事趣谈而外，还往往载录了历代文艺作品，其中不乏优秀之作，足可供文艺爱好者的欣赏和借鉴。这是这类丛书的又一特色。

《清代野史》是继徐珂的《清稗类钞》之后的一部清代史料的专集。它并不象《清稗类钞》那样分门别类，而是纂集有关资料，汇而录之，供学者采择，因此，它和前者相比，在形式上是别具一格。

《清代野史》所收资料来源广泛，很为难得。一、它汇录了清代及民初笔记四十余种，大都是未见载录的，如《春冰室野乘》、《栖霞阁野乘》、《知过轩随录》等，在《笔记小说大

观》中均未收录。二、采自中国近世秘史的也不少，如《满清纪事》，是披发生录自日本上野图书馆，其书“字字皆瑰宝”；《庆亲王外传》则译自宣统三年上海《泰晤士报》；《庚子拳变始末记》也是外文转译的。三、采自事件当事人或亲身见闻的实录，如《武昌纪事》记太平天国占领武昌后的情形很翔实；《景善日记》记义和团运动在清廷内部斗争的内幕很真切，多为正史所不载。四、本书还收有各种系统纂述材料，如《满清入关暴政》、《满清外史》、《康雍乾间之文字狱》等，这些材料能给人一个完整的概貌，对于研究清史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书中的一些材料，对太平天国和戊戌政变，或褒或贬，正反兼收；对李鸿章、张之洞等重要人物的功过，也兼收并蓄。记述者虽各有其倾向性，但对治史者来说，参互比较，良有助于作出历史的评价。

《清代野史》还富于文学性，收入了不少优秀的文学作品，这是它胜于其它“稗史类钞”之处。它收集的诗词除散见于各篇的以外，有《清宫词》、《长安宫词》、《清华集》等五种。《清华集》收录了包括严复、王国维、蒋万里、孙文等一百来人的诗作，很为难得。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指严撰写的《百尺楼》《陆沉集》、《红地毯》、《骨董祸》等作品，反映社会内容深刻，其情节又曲折离奇，颇富传奇色彩，很能引人入胜。这些应是文学爱好者值得珍惜的作品。

鉴于以上价值，我社决定将这部书重新整理、点校出版，公诸于世。

原书的体例颇不统一，同类的各种资料，均分散在各册内，我社整理时尽量将同类材料归在一起，如有关义和团运动的四种

材料，就集中在一册内，以便于研究。

原书同一内容的文章，前后错见重复的不少，全同的仅留一篇，内容虽相同而叙次有异的，则仍予保留。

整理后分八辑出版。

清代野史第五辑

清末实录·····	(1)
春冰室野乘·····	(39)
殛珙志略·····	(199)
儒林琐记·····	(209)
割台记·····	(237)
记朱一贵之乱·····	(241)
丘逢甲传·····	(267)
骨董祸·····	(277)
兰陵女侠·····	(291)
洪福异闻·····	(299)
梅花岭遗事·····	(303)
金川妖姬志·····	(317)
乌蒙秘闻·····	(331)
叶名琛广州之变·····	(345)
张汶祥记·····	(355)

清末实录

八月初八日谕：庆亲王奕劻奏为职任重要、精力难胜，恳恩开去差缺一折。该亲王虽年逾七旬，精力尚健。值此时会艰难，百端待理，又当宪政进行之际，正赖老成硕望翊赞新猷。该亲王夙著公忠，亦断不能忘怀时局也。所请开去内阁总理大臣管理外务部差缺，著毋庸议。

十九日谕：端方等奏湖北境内粤汉、川汉铁路遵旨收归国有，取销商办公司，并议定接收股款办法一折。前因铁路收归国有，曾经谕令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会同各该省督抚等，将所有收款遵照五月二十一日谕旨分别办理。兹据奏称，鄂路股款约分四项，官招粤汉商股、川汉商股皆系实银，应即钦遵谕旨，一律发给国家铁路股票，不愿附股者发还现银。其川汉彩票股与普通彩票不同，早经按户换给股票，逐次付息。拟恳一并按照商股办法给与分利分红股票。至商招商股一项系零星劝集，股东散处无从遍询。拟由该省铁路协会绅士自行清理，先将股本一律退还。其有愿附股者再行缴银领票以清界限。此外尚有赈灾捐一款，拟援湘省成案拨作地方公股，官绅会商意见相同，业于八月初六日接收完竣等语。该大臣等办理接收事宜暨所拟办法均尚妥协。湖广总督瑞澂办事明敏，于此次路事尤能尽心筹画不负委任。该省士绅复能仰体朝廷德意率先遵办，洵属深明大义，著传旨嘉奖。该大臣等迅即会同度支部、邮传部，按照筹拟各节分别清理，刻期开

工，以重交通要政。餘均照所议办理，该部知道。

二十日清旨：瑞澂电奏，探知革党潜匿武昌，定期十九夜间起事正饬防拿。旋据齐耀珊电称于汉口拿获要匪刘耀璋一名，起获伪印、伪示、伪照会等多件。遂与统制张彪等督派弁兵，在省城内先后拿获匪目匪党三十二名，并起获军火炸弹多件。内有刘汝夔开枪拒捕，杨宏胜私藏军械，彭楚藩语尤狂悖，当将该三犯讯明正法等语。该革匪在鄂创乱，意图大举，实属目无法纪。该督弭患初萌，定乱俄顷，办理尚属迅速，在事文武亦皆奋勇可嘉。除刘汝夔三犯业经正法外，其余已获各匪即著严行研鞫，尽法惩治。一面督饬地方文武严密查拿在逃各匪，务获究办。一面出示晓谕，如有被胁勉从者，准其首悔自新。失察之巡警及地方文武，既经随同协拿出力，均从宽免其置议。在事出力各员并准择尤酌保，毋许冒滥。余著照所议办理。

二十一日谕：瑞澂电奏十八夜革匪创乱，拿获各匪正在提讯核办，革匪余党勾结工程营、辎重营突于十九夜八钟响应。工程营则猛扑楚望台军械局，辎重营则就营纵火斩关而入。瑞澂督同张彪、铁忠、王履康分派军警随时布置，并亲率警察队抵御。无如匪分数路来攻，其党极众，其势极猛。瑞澂退登楚豫兵轮移往汉口。已电调湘豫巡防队来鄂会剿，并请派大员多带劲旅赴鄂剿办等语。览奏殊深骇异。此次兵匪勾通，蓄谋已久，乃瑞澂毫无防范预为布置，竟至祸机猝发，省城失陷，实属辜恩溺职，罪无可逭。湖广总督瑞澂著即行革职带罪图功，仍著暂署湖广总督以观后效。即责成该署督迅即将省城刻期克复，毋稍延缓。倘日久无功，定将该督从重治罪。并著军咨府、陆军部迅派陆军两镇陆续开拔赴鄂剿办。一面由海军部加派兵轮饬萨镇冰督率前进，并饬程允和率长江水师即

日赴援，陆军大臣荫昌著督兵迅速前往，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均归节制调遣。并著瑞澂会同妥速筹办，务须及早扑灭，毋令匪势蔓延。

二十二日谕：瑞澂两次电奏兵匪构变始末情形各等语。张彪督练鄂军已历多年，竟至兵匪勾结，省城不守，可见其平日训练无方，而事前既毫无防范，临时复漫无节制，不能固结军心，竟敢仓皇弃营逃出，实属大干军纪，罪无可逭。统制官提督张彪著即行革职，并著瑞澂责令迅速痛剿逆匪，克复省城。所有被胁兵士如非甘心从逆，即行设法收抚。倘再畏葸观望，定当加等治罪。现在荫昌所带兵队已于今日专车陆续进发，到鄂后即著瑞澂会同筹画，迅赴事机。所请饬部筹拨饷项一节，著度支部迅速筹拨。

谕：湖广总督著袁世凯补授，并督办剿抚事宜。四川总督著岑春煊补授，并督办剿抚事宜。均著迅速赴任，毋庸来京陛见。该督等世受国恩，当此事机紧迫，自当力顾大局，勉任其难，毋得固辞以副委任。俟袁世凯、岑春煊到任后，瑞澂、赵尔丰再行交卸。

二十三日谕：袁世凯现简授湖广总督，所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均归该督节制调遣。荫昌、萨镇冰所带水陆各军並著袁世凯会同调遣，迅赴事机，以期早日戡定。

谕：岑春煊现简授四川总督，所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均归该督节制调遣。

二十四日谕：王人文著撤去侍郎衔，开去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著仍充川滇边务大臣，四川总督岑春煊未到任以前，所有川中剿抚事宜仍著赵尔丰懍遵迭次谕旨，督饬各军迅速办理，不得意存诿卸，致误事机。

二十五日谕：广西兵备处总办蔡锷著派充陆军第三十七协统领官，陆军步队第七十四标统带官曲同丰著派充陆军第三十八协统领官，并均赏给陆军协都统衔。旨：资政院奏恭报资政院召集情形，遵章奏请开会一折，知道了。

二十七日旨：度支部奏试办宣统四年全国预算缮表呈览并沥陈办理情形一折，著内阁会议具奏。

二十八日谕：两月以来，四川、湖北相继肇乱，均系匪党潜谋不轨，扰害治安。朝廷向来政尚宽大，凡属国民，无不一视同仁，从无格外苛求之举。此次逆匪无端构煽，据城抗拒，蹂躏地方，以致无辜良民横遭涂炭。其为首作乱之人，实属罪大恶极，自为法所不容。惟念迫于不得已之被胁兵民，类皆情有可原，不能不网开一面。其有为匪所逼、身被裹胁者，如早自拔来归，无论兵民，均准予以自新，不咎既往。倘有杀贼立功，擒缚匪党以献，并加以不次之赏。如搜获逆党名册，立即销毁，毋得稍事株连，致滋扰累。川、鄂两省被扰地方猝遭此变，固已荼毒不堪。即贼匪未到之处，亦不免风鹤频惊，致有迁避流离之苦。著荫昌、袁世凯、岑春煊、端方仰体朝廷德意，沿途宣布妥为抚辑。并剴切晓谕军民人等，勿为邪说所诱，随声附和。勿为谣言所惑，徒事张皇。经此次申谕之后，尔军民人等当共晓然于是非之所在，即利害之所关，务当各守本分，以副朕靖乱爱民之意。

谕：袁世凯现已补授湖广总督，所有长江一带水陆各军均著暂归该督节制调遣，会同沿江各该督抚妥筹办理。

谕：陆军部会奏，遵议各省绿营巡防队拟请一律暂缓裁减一折。据称裁减绿营巡防队系顾全财政起见，惟当时局艰危，绿营巡防队可以补陆军巡警所不及等语。所有宣统三年预算案内各

省奏明碍难裁减之绿营巡防队，均著免其裁减并四年预算。除直隶、江、赣等省仍照奏准各案办理外，余著一律暂免裁减。

二十九日谕：监国摄政王面奉隆裕皇太后懿旨，近来南省迭被水灾，今年湖北又有匪党作乱，俯念饥民难民流离荡析，深为恻惻，亟宜加恩赈抚。现将孝钦显皇后所遗宫中内帑内拨银二十万两，由内务府发交袁世凯派委委员在湖北一带核实赈济，以惠灾民。

旨：荫昌电奏督队南下，二十六日夜行抵信阳。步队第二十二标已由统带马继增于二十四日抵汉口江岸，遇匪徒两次来攻，均经击退拿获三名，夺获马匹服装等件。混成第三协已由统领王占元于本日统率全军抵滠口，刻据探报逆匪仍据武汉，尚无大股外窜。武昌城内叛兵溃散颇多，拟刊布告示令其缴械免罪，以期解散。行营现暂驻信阳，俟混成第四镇经过，即督率刻日前进等语。布置尚合机宜，均照所拟办理。仍著该大臣妥慎筹画，相机剿抚，以期迅荡匪氛。

九月初一日谕：朕寅绍丕基，于今三载，勤求治理，夙夜兢兢。兹届资政院第二次开院之期，尔议员等其敬听朕命。方今世界文明宪政，尤为当务之急。自上年十月仰体先朝与民更新之意，俯顺内外臣工之请，特降谕旨缩改于宣统五年开设议院，并修改筹备事宜清单。期限则年近一年，筹画乃日繁一日，该院负国民之重望，实协议之权舆。前者已略具规模，今兹当更有进步，所有应议事项，亟宜集众思以广益，求一是以折衷。以期渐有端倪，日臻完备。除上年该院未经议竣各案仍应接议外，朕特命国务大臣将各项案件陆续筹拟，照章交议。尔议员等洞观国势，熟审舆情，其各体念时艰，发摅忠爱，总使法立而民不扰，论定而

事可行，用以巩固邦基，弼成郅治。朕有厚望焉，将此特谕知之。

谕旨：本日资政院开院，著派礼亲王世铎前往恭代行开院礼。

资政院开院，监国摄政王训词：

溯自上年资政院开院以来，已经匝岁。凡关于宪政事项，本监国摄政王与王大臣等悉心筹画，日促进行，昕夕从事，惟恐不及。现又届该院第二次开会之期，各议员等学问日进，阅历较深，凡国家安危所系与吾民休戚所关以及一切事实理论，自当研究渐精，抉择愈审。必能出所蕴蓄，共矢虚公，协赞谋猷，代宣民隐，上副朝廷孜孜求治之至意。各议员其交勉焉。

初三日懿旨：今年各省水灾甚多，其被灾尤重之直隶、吉林、江苏、安徽、山东、浙江、湖南、广东各省，垂念殊深。著每省拨出宫中内帑银三万两，由内务府发交该督抚派委委员，核实散放，以赈饥民。

初五日隆裕皇太后懿旨：现在设立慈善救济会，著赏宫中内帑银三万两，以资拯济。

谕：资政院奏，部臣违法侵权，激生变乱，据实纠参一折。据称祸乱之源，皆邮传大臣盛宣怀欺蒙朝廷，违法敛怨，有以致之。该大臣手握交通机关，不惜专愎擅权，隔绝上下之情。于应交院协议交阁议决之案，一切不顾。于阁制发表之后二日，首先破坏，单衔入奏，罔上欺民，涂附政策，酿成祸阶。此次川乱之起，大半原因，即以该部奏定仅给实用工料之款，以国家保利股票不能与鄂路商股一律照本发还。又将施典章所亏倒数百万弃置不顾，怨苦郁结，上下争持。川乱即作，人心浮动，革党叛军乘机窃发。该大臣实为误国首恶等语。铁路国有，朝廷体恤商民政

策，乃盛宣怀不能仰承德意，办理诸多不善。盛宣怀受国厚恩，竟敢违法行私，贻误大局，实属辜恩溺职。邮传大臣盛宣怀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协理大臣大学士那桐、徐世昌于盛宣怀朦混具奏时，率行署名，亦有不合，著交该衙门议处。嗣后该大臣等于一切用人行政事宜，务当不避嫌怨，竭诚赞画，以维大局，而济时艰。

谕：邮传大臣著唐绍仪补授，迅速来京供职。未到任以前，著吴郁生暂行兼署。

谕：前派端方前往四川查办铁路事宜。嗣据都察院代奏四川京官曾鉴等，为川民争路致酿重案，恳飭秉公查办，以维大局而遏乱源呈一件。又经谕令端方按照所陈各节，秉公查明具奏。兹据端方电奏称，行抵川境，迭据各属士绅代表呈诉，并先后接据委员报告及所闻官绅议论，详加考核。查得川中罢市、罢课，不戕官吏，不劫仓库，绝非逆党勾结为乱。其七月十五日民居失火，仅系南打金街民人自行失慎。人民因蒲殿俊、罗纶等被拘，赴轺请释。统领田征葵擅行枪毙街上商民数十人，附近居民闻知，遂首裹白巾，奔赴城下求情，又为枪毙数十人，以致众情愤激。其所传布之自保商榷书，并无独立字样，亦无保路同志会及股东会图记，其中且有皇基万世等语。并非出自蒲、罗等之手，又有搜获之木牌血书，皆匪徒假托，非士人所为。川中官吏周善培、王棧、饶凤琛等，复挟咨议局纠举之嫌，构成冤狱。不纳捐粮一说，系官绅联合会内提倡，有缓办捐输以股息扣粮之议，并非股东实行征收国家租税等语。此次川事糜烂，既据端方查明，实由官民交哄而成。所有办理不善之地方官，自应分别惩治。前护四川总督王人文、现署四川总督赵尔丰身任封圻，既不能裁制于

前，复不能弭患于后，实属咎无可辞。王人文、赵尔丰均著交内阁议处。署松潘镇总兵营务处总办候补道田徵葵贪功妄举，擅毙平民，著即行革职，发往巴藏责令戴罪图功。署提法使劝业道周善培，轻躁喜事，变诈无常。候补道王棧、王梓，结怨绅商，声名素劣，即著即行革职。候补道饶凤噪，资轻望浅，舆论不孚，著以同知降补，以昭炯戒。四川咨议局议长法部主事蒲殿俊、副议长举人罗纶、度支部主事邓孝可、翰林院编修颜楷、贡生张澜、民政部主事胡蝶、举人江三乘、叶秉诚、王铭新，对于匪事绝无干涉，均著即行释放。法部主事萧湘，前被拘留，著一并免其置议。现在川省土匪窃发，蹂躏地方，煽胁良民，蔓延日久。著端方传旨，责成蒲殿俊等分投开导，迅速解散，不得藉词诿卸。其有抗拒不服，甘心作乱之匪徒，仍著端方、赵尔丰严飭地方文武，切实剿办。总使良莠分明，毋枉毋纵，以副朝廷绥靖地方之至意。余照所议办理，该衙门知道。

谕：昨据盛宣怀奏，设立慈善救济会，派员赴鄂救济被难人民一折。此次湖北变乱，武汉居民同遭惨祸。现既不得已而用兵，凡军前之受伤被难军民，其困苦尤堪悯念。著即设立慈善救济会。盛宣怀现已革职，著尚书吕海寰妥速筹办，并督飭派往各员，于医伤救难两事，认真救济。又片奏派令沈敦和、福开森前往办理救济事宜。又片奏在京设立会所，选派得力人员随同规画各等语。均著吕海寰酌核办理。该衙门知道。

初六日谕：兼国摄政王面奉隆裕皇太后懿旨，现在湖北用兵军需浩繁，著拨出宫中内帑银一百万两，由内务府发交度支部，专作军中兵饷之用。

谕：湖广总督袁世凯，授为钦差大臣。所有赴援之海陆各军，

并长江水师，暨此次派出各项军队，均归该大臣节制调遣。其应会同邻省督抚者，随时会同筹办。凡关于该省剿抚事宜，由袁世凯相机因应，妥速办理。军情瞬息万变，此次湖北军务，军咨府、陆军部不为遥制，以一事权，而期迅奏成功。

谕：陆军大臣荫昌部务繁重，势难在外久留。著即将第一军交冯国璋统率。俟袁世凯到后，荫昌再行回京供职。

谕：冯国璋著总统第一军，段祺瑞著总统第二军，均归袁世凯节制调遣。

谕：张鸣岐电奏，新任广州将军凤山，由沪来粤。初四日辰刻登岸，行至南门外，突有炸弹轰发，轰倒道旁民屋墙壁，凤山所乘肩舆亦被摧压。随经将火扑灭，搜出凤山尸身，悬予赐恤等语。广州将军凤山，由京旗章京洵升副都统都统，训练近畿各镇，简任荆州将军，调补广州将军，宣力有年，克勤厥职。兹因赴任，甫经到粤，猝遭惨害，深堪悯恻。著加恩予谥，追赠太子少保銜，照将军阵亡例从优议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查例具奏。灵柩回旗时，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准其入城治丧。并着该旗将该将军子嗣查明具奏，候旨施恩。

旨：广州将军著春禄补授。

旨：广州汉军副都统，著恩泽补授。未到任以前，著文泰兼署。

旨：袁世凯电奏，起程日期知道了。著即妥筹布置，迅赴事机。

初七日旨：都察院代递四川同乡京官宋育仁等，为川鄂变乱关系全局，请酌筹兵饷等情呈一件。前已有旨，著岑春煊除带粤军两营外，准其添募八营。并由度支部筹拨饷银一百万两。

初八日谕：湖北省城乱事初起，瑞澂身任总督，弃城逃走，避登兵轮。当将该督革职，谕令带罪图功。并谕令袁世凯查其当日弃城情形，再行办理。兹忽接据瑞澂电奏，因兵舰煤尽而至九江，因九江兵变而至上海等语。该革督竟不遵旨带罪图功，乃敢潜逃出省，辜负朕恩，偷身丧耻，实堪痛恨，何能再予姑容？著张人骏迅即派员将瑞澂拿解来京，交法部严讯治罪。其带出之湖广总督印信，并著张人骏派员收取，送袁世凯军营。

初九日谕：朕缙承大统，于今三载，兢兢业业，期与士庶同登上理。而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政府多用亲贵，则显戾宪章，路事朦于金壬，则动违舆论。促行新治，而官绅或藉为网利之图。更改旧制，而权豪或只为自便之计。民财之取已多，而未办一利民之事。司法之诏屡下，而实无一守法之人。驯致怨积于下，而朕不知；祸迫于前，而朕不觉。川乱首发，鄂乱继之。今则陕、湘警报迭闻，广、赣变端又见。区夏腾沸，人心动摇。九庙神灵，不安歆飨；无限蒸庶，涂炭可虞，此皆朕一人之咎也。兹特布告天下，誓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凡法制之损益，利病之兴革，皆博采舆论，定其从违。以前旧制、旧法有不合于宪法者，悉皆除罢。化除旗汉，屡奉先朝谕旨，务即实行。鄂湘乱事虽涉军队，实由瑞澂等乖于抚驭，激变军心，与无端构乱者不同。朕惟自咎用瑞澂之不宜，军民何罪。果能翻然归正，决不追咎既往。朕以眇眇之躬，立于臣民之上。祸变至此，几使列圣之伟烈贻谋，颠坠于地。悼心失图，悔其何及。尚赖国民扶持，军人翼戴。期纳我亿兆生灵之幸福，而巩我万世一系之皇基。使宪政成立，因乱而图存，转危而为安，端恃全国军民之忠诚，朕实嘉赖于无穷。此时财政外交困难已极，我君民同心一德，犹